

江西傳統戲曲叢書

覆水記

江西省文化局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傳統戲曲叢書

覆水記

舒羽 云華整理

徐興松 馬火泉

鄒秋太口述原本

江西省文化局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物：

朱买臣

崔氏

楊孝先

王媽媽

張西桥

春香

皇帝

众大臣

报子

丫环

院公

四皂隶

四手下

众百姓

地保

龙套

第一場 砍 樵

〔朱买臣持扁担、柴刀上。〕

朱买臣：（唱）学就了滿腹文章，
学就了滿腹文章，
爛柯山作樵夫暫度时光。

卑人朱买臣，乃会稽郡集賢庄人氏。自幼 飽讀詩書，怎奈家道貧寒，时运未至，只得暫在这 爛柯山上，打柴度日。自古道：君子固穷，这漁樵耕讀，倒也是讀書人的本份。怎奈妻子崔氏，貪羨富貴，不安貧賤，終日在家吵鬧不休，欲待与她計較起来，又恐鄰居笑話，似这等不賢之妇，只索凡事將就退讓于她罢了。我想：太公八十遇文王，况我朱买臣今年不过四十，飞黃騰达只在迟早之間，崔氏吓崔氏，你好淺見也。

（唱）寒儒自有凌云志，
休笑我今朝穿破衣，
他年若得風云会，
折取蟾宮桂一枝。
將身且把南山上，
朔風似箭扑面吹，
唉！天色变了！
只怕老天要下雨，
哎呀，倒下起雪来了！

霎时大雪满天飞。

咬牙且把柴来砍，

雪花扑面两眼迷，

飢寒交迫手无力，

（砍柴介）

哎哟！

震开虎口血淋漓。

沒奈何把柴担收拾起，

素手空空把家回，

唉！

見崔氏少不得又要嘔气，

夫妻間难免这一場是非。

（下）

第二場 通 休

〔崔氏上。〕

崔氏：（引）錯嫁寒儒，
粗茶淡飯，
枉把終身誤。

（詩）自幼生來貌如花，
便做夫人也不差，
誰知錯把窮鬼嫁，
三餐青菜豆腐渣。

奴家崔氏，小名玉天仙，配夫朱买臣，亏煞他也算

是一个讀書之人，先前我指望他讀了这半輩子書，也中得个把狀元，做上一任官員，我崔氏也好做个夫人。誰知二十年来，这个穷短命的倒越过越轉去了，如今只落得砍柴为生，眼見得別人的丈夫做官發財，有錢有勢，家里头穿綢着緞，呼奴使婢，我崔氏却只落得粗茶淡飯，荆釵布裙，生生的被这穷鬼耽誤了二十年。是我越想越嘔，越不耐煩，拿定主意，終朝寻事与他吵鬧，只待索得一紙休書，却去另嫁一門官宦人家，且快活这下半輩子，有何不可。噫！我就是这个主意也。

（唱）今日同他吵，

明日同他鬧，

索得了休書两开交。

〔朱买臣內白：“好大雪吓！”上。

朱买臣：（唱）千里冰封一片白，

山前山后人踪絕，

难耐飢寒空往返，

天吓！

（唱）看你風雪几时歇。

来此已是自家門首。咳！本待叫門进去，那不賢之妇，見我空手回来，定然又要与我厮鬧。若不叫門进去，站在門外又飢寒难耐。只得輕輕叩門。吓，崔氏！開門来。

崔氏：（念）正要寻他鬧，

他倒回来了。

待我門縫里瞧他一瞧。你看！一早出去，这般时候回来，柴杪儿也沒見一根，亏他还要叫門，也罢，且放他进来，先与他寻个攔头。（开門，朱入內）快將門掩了！（朱掩門，擲雪）看你这穷鬼，怎的不在外面。擲了，却擲在自己家里，滿地都是雪。

朱买臣：不妨，待我蹧干淨了。崔氏，見个礼罢。

崔氏：敢是过年？

朱买臣：不是年。

崔氏：那就是节？

朱买臣：不是节。

崔氏：一非年，二非节，家无常礼，拜什么堂！

朱买臣：有道是礼义为先吓。

崔氏：穷鬼礼偏多，真个是穷出相来了，你与我老实坐呵。

朱买臣：有坐。

崔氏：我且問你，从早出去，如今归家，打的柴、換的米在何处吓？

朱买臣：崔氏你来看：

（唱）大雪封山路难捱，

冰結鬍髭口难开，

归家犹自寒难耐，

你叫为夫怎打柴。

崔氏：如此說来，你是空手而回。

朱买臣：少不得明日天晴了再去砍，如今你且燒把火来烤上一烤。

崔氏：吓，是了，朱相公这几年打柴卖草，积攒了盛箱满籠的銀子，买的是丫环使女，养的是書僮院子。喂，春香秋香！兴儿旺儿！太狗二毛三麻子！相公打柴辛苦回来，快些生起旺火，烫起热酒，拿来与朱相公取暖御寒呀！

朱买臣：住了，想我家虽然无有銀錢，年下也曾积下几担干柴，难道連火都生不起了？

崔氏：天吓！終日数那些柴，我叫你去吃那柴，穿那柴，咬那柴，嚼那柴，只怕你屁股里屙出木头来！

朱买臣：（气極）崔氏！我在外面飽受風寒，你不要来气我。

崔氏：相公！我在家里呼奴使婢，你不要来惱我。

朱买臣：你……

崔氏：（学介）你……

朱买臣：（无可奈何）崔氏吓！

（唱）誰似你千自由百自在，

終日里手不动脚不抬！

崔氏：这話才好笑了，你家有几多珍饈美味，綾罗綢緞，与我闊吃闊用，描龙綉鳳，如今反倒說我不賢，喂呀，天吓！我好命苦也！

朱买臣：唉！崔氏不必如此，听我良言相劝。

崔氏：哎吓，老天啦，别什么就劝罗，这穷也是劝得富的？

朱买臣：（唱）崔氏女草堂且坐稳，
將一輩古人說与你听：

梁鴻孟光配夫婦，
男耕女織相敬如賓，
舉案齊眉傳佳話，
留得美名萬古存。

崔氏：（唱）說什麼梁鴻配孟光，
要想比他萬不能，
眼前衣食難溫飽，
你比梁鴻窮十分。

朱買臣：（唱）昔日有個姜太公，
渭水釣魚守清貧，
八十歲上時運轉，
封侯拜相好驚人。

崔氏：（唱）說什麼太公遇明君，
你想比他萬不能，
太公先窮後富貴，
你窮一萬年不得翻身。

朱買臣：住了，你開口一個窮，閉口一個窮，我來問你！

崔氏：問我何來？

朱買臣：你自嫁到我家二十年來……

崔氏：我倒了二十年的楣。

朱買臣：那一回凍壞了你？

崔氏：未曾。

朱買臣：那一回餓壞了你？

崔氏：也未曾。

朱買臣：可道！我朱買臣在爛柯山下打柴為生，靠自己的氣

力吃飯，一未冻坏妻子，二未餓坏妻子，我 穷 在 那里？

崔 氏：这个……

朱买臣：什么这个？

崔 氏：那个……

朱买臣：什么那个？你与我說，你与我講，說，講，哼！可惱。

崔 氏：（背白）这个穷鬼倒越說越硬了呀！（对朱）我也来問你！

朱买臣：問我何来？

崔 氏：我嫁到你家二十年来，这吃的？

朱买臣：粗茶淡飯。

崔 氏：这穿的？

朱买臣：荆釵布裙。

崔 氏：可道！我看別人家吃的是油，穿的是綢，跟着你这个穷鬼，吃的是餓不死的飯，穿的是打补釘的衣。常言道：“人望高，水望低”，老娘不是一只猪，叫你三餐青菜豆渣就喂飽了。

朱买臣：哼！君子固穷。

崔 氏：金子？銀子都沒有！三天不打柴，餓得你翹轉来。

朱买臣：我目下暫且打柴为生，少不得总有一日玉帶圍腰，那时还你一副鳳冠霞帔。

崔 氏：哎喲！怎么你还做得官到？

朱买臣：难道我就做不到官。

崔 氏：待我看看你象也不象？

朱买臣：哼！我朱买臣人穷志不穷。

崔氏：唔，看你这副嘴脸，倒象要做……

朱买臣：做官！

崔氏：棺材！

朱买臣：什么话，做官！

崔氏：做官？那就是杉木棺，柳木棺，河里水判官，庙里泥判官，丢在屋上晒你个干。

朱买臣：哎呀！

崔氏：穷鬼呀！

（唱）你鑽子头怎戴烏紗帽，
塌肩膀怎穿大紅袍，
皂朝靴怎套你蒲包脚，
白玉帶圍不得你水桶腰。

朱买臣：怎么越說越不象話了！

崔氏：等到你做官，除非是洞中老鼠跌脚笑，庙里菩薩生娃娃，檐前麻雀抱鵝蛋，打狗棍子开紅花。

朱买臣：这等說来，你也是做不到夫人的了。

崔氏：我怎的做不得夫人！穷鬼，你来看：論針綫大裁小剪，論打扮油头粉面，更无儿女相牽連，倒有些三从四德賢，我那里不嫁个好官員。

朱买臣：崔氏！这话也亏你說得出口。

崔氏：朱买臣，巧言不如直道，炭火难用紙包，你今天趁早把老娘發落一下。

朱买臣：何謂發落？

崔氏：你要与我写！

朱买臣：敢是写下八行借字，問人家借錢借米？

崔 氏：那个要你写什么八行借字，只要你写两行半。

朱买臣：什么？

崔 氏：一紙休書。

朱买臣：你才怎講？

崔 氏：一紙休書。

朱买臣：好賤人！竟說出这种話来！好气，好气！（暈倒）

崔 氏：穷鬼，穷鬼，穷鬼！哎呀！这个穷鬼，人又穷，气又大，他一口气就气死了，罢罢罢，正好凭奴去改嫁。哎呀，慢来，我与他也是二十載夫妻，还要假意哭他几句，掩掩旁人的耳目。哎唷，有道是人不伤心，眼不落泪，那里哭得出来呀。是了，不免假意做它一下。

（点唾沫涂臉，假哭介）夫哇！你是死不得的，你死了妻子依靠何人喲……

朱买臣：哎……（悠悠醒轉）

崔 氏：哎呀！这穷鬼是裝死的。

朱买臣：（唱）悶悠悠睜开昏花眼，

見賤人不由我怒气冲天！

崔 氏：朱买臣！

朱买臣：哼！

崔 氏：你不要哼哼哈哈，裝死卖活，你要与我写！

朱买臣：写不来。

崔 氏：一紙休書都写不来，你还想做官。

朱买臣：呸！想我朱买臣讀的是詩書，習的是礼义，难道还学了写休書不成。

崔氏：既然如此，我唸你写。

朱买臣：你要与我唸来。

崔氏：你要与我听着：上写会稽朱买臣，打柴为生，养瞻妻子不活，誤了妻子終身，情愿写下一紙休書，任凭改嫁……

朱买臣：好才学。

崔氏：夸奖。

朱买臣：好見識。

崔氏：我懶与你斗口拌舌，你来看：放鞋样的紙，描花样的笔，早就准备得停停当当，快与我写，与我写呀！

朱买臣：呵嚙呀，賤人，你敢是早就起了此心？

崔氏：不起此心，我还恋着你东閣西軒，南庄北园，旱地上田，水路上船，床头金銀，箱內釵环不成！

朱买臣：你……

崔氏：你与我写！

朱买臣：哎呀崔氏呀！这休書不写下去則可，若还写了下去，二十年夫妻霎时恩断义絕，那时节，你要見我，不能得够，我要見你，难上加难，我劝你还是將就忍耐些好。

崔氏：这恩义二字再不消提起，我跟你倒了二十年的楣，如今一刻也忍耐不得，我見着你就有气！

朱买臣：哎呀賤人吓！我今生今世若是不得功名便罢，倘有一日，博得个紫袍金帶回来，那时你不要攔住我的馬头，叫道：“夫哇夫，人家夫妻那有不吵鬧的，那日是我好沒見識，与你吵鬧一場，就休我出来，亏你下

得这般毒手。”賤人呀賤人，那时节我待不收留你，枉了你二十年的辛苦，我待收留你，怎奈有了这張休書，犹如复水在地，万无收回之理，你你你就莫說我朱买臣薄情寡义了。

崔氏：朱买臣过来，我与你天發誓：今日写下休書，从此你我各奔前程，便是走在麻綫道儿上，我也不来見你。

朱买臣：哎呀！

（唱）崔氏一言出了唇，
斬釘截鉄好分明，
高山放石难回轉，
水流东海怎回程，
提羊毫不由我渾身抖顫，
辜負了二十年結髮情。

崔氏：写呀！

朱买臣：罢了罢了！

（唱）写下休書付賤人，（写介）
霎时夫妻两离分。

崔氏：嗯，这个穷鬼，人是穷，一笔字倒写得还好呀！

朱买臣：哼，我朱买臣人虽穷了，难道字还穷了不成！

崔氏：哎呀老天，这个穷鬼，我講了他一句字好，他倒摆起架子来了。嗯，休書倒写得好的，只是还少一件。

朱买臣：那一件？

崔氏：少了一个手印。

朱买臣：賤人，我既写了休書，难道还捨不得一个手印。

(打介) 拿去!

崔 氏: 辛苦吓辛苦。

朱买臣: 不要你的臭奉承。

崔 氏: 好, 有志气。

朱买臣: 哼!

崔 氏: (背白) 慢来, 休書到了手, 便好改嫁, 只是这个穷鬼, 他还坐在这里不走, 有人来相亲, 多不好看, 还要叫他出去。(对朱) 朱买臣! 难为你写了休書, 如今你我是陌路之人了。

朱买臣: 我也不想与你攀亲。

崔 氏: 你乃讀書之人, 古語道: “疾風暴雨, 不入寡婦之門……”

朱买臣: 何消你說, 我这就走。

崔 氏: (取过扁担柴刀) 你吃飯的傢伙在这里。

朱买臣: 拿过来。

崔 氏: 外面風雪甚大, 你要走稳了。

朱买臣: 不劳你囑咐。

崔 氏: 你要仔細了。

朱买臣: 多謝你关怀, 哼!

(念) 龙游淺水遭蝦戏,

虎落平陽被犬欺。(下)

崔 氏: (噙) 今朝才得称心意,

及早改嫁不迟疑。(下)

第三場 再 嫁

〔王媽媽上。〕

王媽媽：（念）東家走來西家跑，
專門替人把媒保，
會裝鸞，會賣巧，
別人生氣我陪笑，
不動手，光開口，
吃穿二字不用愁。

老身王氏，聽說崔氏玉天仙逼着朱買臣寫了一紙休書，心想改嫁，我看這婆娘生得頗有幾分姿色，不愁找不到一個配頭，待我趕到她家，替她說上一頭親事，穩賺她一筆媒錢，豈不是好。

（唱）朱買臣既已把休書寫了，
崔氏女想嫁人等得心焦，
我這裡急忙去充月老，
弄幾兩銀子上腰包。

到了，待我叩門。開門，開門，開門來！

崔氏：（內白）來了！（上）

（唱）忽聽外面有人聲，
想必媒婆來上門，
但愿今番如心願，
定要嫁個做官人。

外面那個叫門？

王媽媽：我是王媽媽。

崔 氏：待奴開門！

〔崔開門與王相見介。〕

王媽媽：哎喲，崔大嫂，我的崔大嫂子呀，好久不見你呀……

崔 氏：噯！那里一股酸氣吓？

王媽媽：大嫂子！

〔崔裝沒有聽見。〕

王媽媽：（背白）……是了！（向崔）崔大姐！

崔 氏：王媽媽！

王媽媽：噯！我嬌嬌嫡嫡的大姐呀！

崔 氏：噯！我親親熱熱的媽媽呀！

王媽媽：吓！

崔 氏：吓！

王媽媽。
崔 氏：（同笑）哈……

崔 氏：媽媽！什麼好風吹來的，奴想你都想死了呀。

王媽媽：我早就知道你在想我。

崔 氏：媽媽請坐。

王媽媽：有坐。

崔 氏：待奴打茶。（下介）

王媽媽：不用不用。（背白）不做大嫂，還要做大姐，這個價錢開得還不小呀！

〔崔上。〕

崔 氏：媽媽請用茶！